

· 地方文化研究 ·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彭 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关键词:程公说;《春秋分记》;内容;价值;版本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20)05-0030-07

doi: 10.12189/j.issn.1672-8505.2020.05.004

Cheng Gongshuo and His *Chun Qiu Fen Ji*

PENG Hua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Chun Qiu Fen Ji*, written by Cheng Gongshuo of Danling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descended the chronicle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style with some innovation. What's precious is that *Chun Qiu Fen Ji* was equipped with 14 ancient maps, so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real "book with map". *Chun Qiu Fen Ji* focuses on elucidating "the gis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was embodied throughout the book as "unification" and "honour the king and drive off the barbarians", hoping to "be used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Since *Chun Qiu Fen Ji* was published in 1243 (the third year of Chuny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has been in the list of all recor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all dynasties. The only version of *Chun Qiu Fen Ji* handed down is in *Si Ku Quan Shu*, which is a copy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heng Gongshuo; *Chun Qiu Fen Ji*; content; value; version

两宋之时,《春秋》学极其兴盛。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考证,宋代巴蜀《春秋》学著作便有70部,而现存者仅有17部^[1]。本文专门考察的程公说著《春秋分记》,即是宋代《春秋》学、宋代巴蜀《春秋》学的重要著作。

一、程公说的生平与著述

程公说(1171—1207),字伯刚,号克斋,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后徙居叙州宣化(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进士,授广都县主簿,遇事即断,人服其公。未几,调邛州教授,

收稿日期:2020-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0@ZH005)。

作者简介:彭华,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中国儒学以及巴蜀文化研究。

引用格式:彭华.程公说与《春秋分记》[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5):30-36.

恪守经训,力行古道,士风为之大振。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吴曦(1162—1207)作乱,程公说遂弃官,“毁车马,弃衣冠”,携所著有关《春秋》诸书,匿安固山(在宣化县西北)中续修之。是年,《春秋分记》成书。不幸的是,程公说“以积忧伤,且方奔避,时失食饮节,忽忽病医”,又因“误投之药”,以致汗出不止。开禧三年(1207)三月二十二日,程公说病逝,年仅三十七岁。刘光祖(1142—1222)撰有《程伯刚墓志铭》,详细记述程公说的生平与事迹^①。

程公说骨秀神清,生性恬洁,笃志苦学,居无惰容,“得伊洛诸书,服膺焉,不臻其极不已”(《程伯刚墓志铭》)。他平日杜门潜心,穷昼夜,废食寝,玩索探讨,提要钩玄,“前后积藁如山”(程公许《春秋分记序》),可谓殚精竭虑。程公说服膺理学,尤精于《春秋》。著有《春秋分记》九十卷、《左氏始终》三十六卷、《春秋比事》十卷、《左氏通例》二十卷、《程氏大宗谱》十二卷、《语录》二卷、《士训》一卷、《诗文》二十卷^②,除《春秋分记》外,余皆亡佚。今存《春秋分记》九十卷,收入《四库全书》。

程公说弟,程公硕,字仲逊,眉州丹棱人,后也徙居叙州宣化(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北)。第进士,曾掌教益昌(治今四川安县东南)。吴曦以蜀叛,誓不屈从,悒悒而死。

程公说季弟,程公许(1182—1251),字季与,一字希颖,人称沧州先生,眉州丹棱人,寄籍叙州宣化(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北)^③。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进士,历官华阳尉,绵州教授,知崇宁县,通判简州、施州。宋理宗端平(1234—1236)初,授大理司直,迁太常博士。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迁秘书丞兼考功郎官。二年,因言事劾去。三年,以著作佐郎召,兼权尚书左郎官,累迁将作少监,兼国史馆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迁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拜太常少卿,后出知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市)。再后以杜范荐,召拜宗正少卿,为权幸所格,退处二年。继擢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累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郑清之再相,屏居湖州四年。十一年,起知婺州,官终权刑部尚书。卒,赠宣奉大夫。《宋史》卷四一五有其传。

程公许有文才,著有《尘缶文集》《奏常拟谥》《掖垣缴奏》及《金革讲议》等,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沧州尘缶编》十四卷,其中诗十一卷。程公许于《春秋分记》有不可磨灭之功。若无程公许的整理与刊刻,《春秋分记》便不能传诸后世(详见下文)。

程氏兄弟三人(程公说、程公硕、程公许),皆以科第进,俱游于宇文绍节(?—1213)之门^④,为蜀中张栻(1133—1180)后学(再传)。程公许《春秋分记序》云:“宇文公正父从南轩最久,以学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轩讲论理性之说,益以兹事自任。”谢山《程氏春秋分记序》云:“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斋兄弟并游于宇文之门,而克斋之学最醇。”^⑤程公说的这一求学经历与学术师承明显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春秋分记》的写作。在《春秋分记》一书中,程公说除推阐“《春秋》大义”(“尊王攘夷”等)外,亦寻求史事与人际的心性与义理。

根据程公许《春秋分记序》叙述,程公说的大部分著作之所以亡佚殆尽,与一次意外事故有关,而《春秋分记》之所以硕果仅存,与提前预案有关。程公许《春秋分记序》说:“犹子子壬,顷岁避地下峡,乃尽以兄遗文篋藏与俱,油口风涛,独《分记》得免。适经进副本留京邑,得以参校舛误。”淳祐三年(1243),程公许以秘府所藏本与程子壬保存的书稿相互参校,于袁州郡斋刊刻《春秋分记》九十卷,《春秋分记》因此得以传世。

二、《春秋分记》的内容与价值

(一) 书名

《春秋分记》取材于《春秋》和《左传》,师法于《史记》。正因如此,故书名中有一个“记”字。但是,不少目录书、工具书均将书名误作“春秋分纪”^⑥。

(二) 体例

在体例上,《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而《春秋分记》则是纪传体。古人早就指出,程公说在写作《春秋分记》时,所借鉴的是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诚如游似(?—1252)《春秋分记序》所说:“司马子长始为纪、传、表、书,革《左氏》编年之旧,踵为史者,咸祖述焉。近岁程君伯刚又取《左

书》,厘而记之,一用司马氏法。”(《春秋分记序》)陈振孙(?一约1261)说:“(《春秋分记》)以《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直斋书录解題》卷三)^{[2]68}这是程公说的有效尝试,也是《春秋分记》的宝贵创新。

《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春秋分记》分为《年表》《世谱》《名谱》《书》《周天王》《内鲁》和《世本》(又分大国、次国、小国)及《附录》(四夷),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具体来说,《周天王》《内鲁》对应的是《史记》的十二本纪,《年表》对应的是《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世谱》对应的是《史记》的功臣侯者、王子侯者年表,《名谱》对应的是《史记》的将相名臣年表,《书》对应的是《史记》的八书,《世本》对应的是《史记》的世家,《附录》(四夷)对应的是《史记》的列传。

《史记》有文无图,而《春秋分记》则有图有文,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在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的“疆理书”部分,《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地图,如“王畿列国指掌总图”“王畿指掌之图”(卷二十五),“鲁地指掌之图”“晋地指掌之图”(卷二十六),“齐地指掌之图”“宋地指掌之图”(卷二十七),“卫地指掌之图”“蔡陈地指掌之图”(卷二十八),“郑地指掌之图”“曹地指掌之图”“燕地指掌之图”“秦地指掌之图”(卷二十九),“楚地指掌之图”“吴地指掌之图”(卷三十)。这十四幅古地图,被今人全部选入《宋元古地图集成》^[3]。

《春秋分记》之所以配制地图,所借鉴的是大司徒与职方氏的做法。《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⑦用程公说的话,“(《春秋分记》)用考春秋地理,仿大司徒邦国所掌合而图之,纪载博备则图体广大,穷幅不能尽书”,故“是书之作,先总图、国名以存大略,乃若其详,则国别为图,尚职方氏天下之图之遗意”(《春秋分记》卷二十五)。

由此可见,《春秋分记》在《史记》纪传体的基

础上又有所创新,而且其创新是合理的。四库馆臣说《春秋分记》“条理分明,叙述典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4]714},看来并非虚誉。

(三) 内容

关于《春秋分记》的基本内容,四库馆臣的概括是很全面的:“凡《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六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小国》七卷、《附录》三卷。其《年表》则冠以周及列国,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之卿皆各为一篇。其《世谱》则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则增以妇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则有录无书,盖原阙也。《名谱》则凡名著于《春秋》者,分五类列焉。《书》则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其周、鲁及列国《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各以《经》、《传》所载分隶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4]714}。除此之外,笔者还将详细叙述《春秋分记》的以下三项内容。

第一, 注音与释义。

《春秋分记》的注音方式,总计有两种:直音、反切。分别作:“音某”“某某反”“某某切”。如卷二十五:“大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程公说注:“大音太。”再如卷二十七引《禹贡》“孟猪”,所注“猪”音为“张鱼反”。又如卷三十六引泠州鸠曰:“小者不窵。”程公说为“窵”注音:“他雕切。”

有时,先注音,后释义。如卷七十六引《左传》昭公五年:“楚子以駟至于罗汭。”关于“駟”,有双行夹注:“音日,传也。”

有时,先释义,后注音。如卷六十三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木使駟谒诸王。”关于“駟”,有双行夹注:“駟,传,音日。”

有时,在释义、注音之后,还要串讲大意。如卷七十六引《左传》昭公十二年:“君王命剥圭以为鍼秘。”有双行夹注:“鍼,斧也,音戚。秘,柄也,音秘。破圭玉以饰斧柄。”

有时,结合形、音、义与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性的全面考证。如,《春秋分记》卷三十一在考证“戴”(国名)之时,广引《左传》杜预注、许慎《说文

解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吕忱《字林》、陆德明《经典释文》、范曄《后汉书·郡国志》等，展示了程公说良好的学养与严谨的学风。程公说认为，“杜预曰：‘戴在外黄东南。’以是考之，是为古戴国，审矣。古者，戴、菑声相近，故郑玄读傲戴为焘菑，疑是载字。……《说文》有载字，从邑从戈，作代切，下亦注云‘故国在陈留’。又疑载字篆文与载相类，因而致误。徐锴云：‘宋以伐载召蔡人，即戴国。’考之《舆地》，外黄今属东京雍丘县之东载，城在外黄东南，即今拱州考城云”。《春秋分记》说古戴国在(汉代)陈留郡外黄县(治今河南省民权县西北)，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第二，旧注与新注。

《春秋分记》多参考杜预注，但又不尽然。程公说有时提出新说，故以“新注”标识。兹举对“蜃炭”的注为例。

《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输桼。”^[5]

《春秋分记》卷六十二引此文，并对其中的“蜃炭”有注，“烧蛤为炭以御湿”。经比对，程公说此注并非出自杜预注，而是属于自创，并且为后人所承袭。兹可引据如下。

《左传》成公二年杜预注：“烧蛤为炭以瘞圻。”^[5]

今人杨伯峻(1909—1992)注：“‘蜃’即用蜃烧成之灰，即生石灰，‘炭’乃木炭。此二物置于墓穴，用以吸收潮湿。”^{[6]801}

笔者按：“蜃炭”又见于《周礼·秋官司寇·赤发氏》：“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郑玄注：“除墙屋者，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捣其炭以坩之则走，淳之以洒之则死。”^⑧孙诒让(1848—1908)正义：“《掌蜃》注谓‘蜃炭可以御湿’，盖兼可以杀虫，故捣其炭为灰，以被墙屋而攻之，则虫豸畏其气而走避也。”^{[7]2934}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春秋分记》除大量参考杜预注外，也部分参考了孔颖达疏。《春秋分记》所参考的孔颖达疏，大部分都标明了“孔颖达曰”字样，但不知为何，有的竟然没有标明。比如，《春秋分记》卷四十四的“都君子”条、“连尹”条，均引用了孔颖达的疏文而未标明“孔颖达曰”字样。

第三，微言与大义。

在《春秋分记》一书中，程公说寄予了深切的经学关怀与经世情怀。换句话说，程公说一方面改造编年体经书《春秋》为纪传体史书《春秋分记》，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情“《春秋》笔法”，试图寄托“经义”于“史书”中。程公说的这一良苦用心，既来自《春秋》学本身注重“微言大义”的经学家法，也来自张栻“南轩之学”的经学师法，同时也采纳了司马迁《史记》镕铸经史的学术旨趣。诚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太史公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8]54-55}

《春秋分记》最为明显、最为根本的“大义”，莫过于“大一统”与“尊王攘夷”。这是对孔子思想与《春秋》经义的继承。从全书的编排到每卷的“论曰”，都贯串着“大一统”与“尊王攘夷”思想。

程公说自述家法，“(《春秋分记》)事虽因于《左氏》而义皆本诸圣经，又旁采《公》《穀》及诸子之说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以周，尊王也。次以鲁，内鲁也。自晋以下为《世本》者十有二，次国、小国各自著录。又为年表、世谱，书总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记》。曲明圣人遗意，以示来世。至于得失、盛衰之变，亦备论其故。盖《春秋》则以见天下之当一乎周，而《分记》则以见列国之所以异，因其异而一之。此《分记》所为作也，尚《春秋》意也”(《春秋分记序》)，“余今表周、鲁以及外诸侯，旁行斜上，年经国纬，以统其时，尊周天王而内鲁”(《春秋分记》卷一)，“《春秋》尊王室、抑诸侯，内中国、外夷狄”(《春秋分记》卷四)，“书王畿不曰周者，明自王畿外，邦国封疆皆王土也”(《春秋分记》卷二十五)。程公说在评论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时，也有如下二语，“虽二霸迭兴，以攘夷狄、尊王室为事，而会盟征伐皆自己出”(《春秋分记》卷三十一)。其后，程公说再次申述此旨，“伯政虽王道之衰，而春秋犹幸之者，谓其攘夷狄、尊中国故也”(《春秋分记》卷七十七“论曰”)。

所谓“义皆本诸圣经”，即“大义”本诸《春秋》也。所谓“尚《春秋》意”，即取义于“《春秋》大义”也。所谓“曲明圣人遗意”，即遵循孔子“遗意”也。之所以“冠以周”，意在“尊王”也，以推扬“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谓“邦国封疆

皆王土”，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诗经·小雅·北山》）。而所谓“次以鲁，内鲁也”，意在尊周而扬鲁也。之所以有尊抑、内外者，即“《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程公说刻意揭示这些“微言大义”，不仅有其经学关怀，而且有其时代关怀，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卷六十六：“故观诸侯会盟离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矣。观《春秋》进退、予夺、抑扬之旨，而知安中夏、讨四夷之道矣。”两宋既有内忧，亦有外患（辽、夏、金等），而且外患显得尤其严重。有此时代背景，程公说寄托经世情怀于其中，实属势所必然。于此，我们要予以“善意的同情理解”^⑨。

比如，程公说批评句践在“苦心焦思，卒灭强吴”之后，“自是遂安于蛮夷，忘意于中国”，“故自句践后，皆固陋无闻”（《春秋分记》卷八十）。毫无疑问，这既是程公说对句践的无情批评，也是对靖康之难后宋室偏安江南、忘意中原的微言大讽刺。

（四）价值

关于《春秋分记》，古人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在此，仅略举数例。

宋人陈振孙说：“（《春秋分记》）时有所论发明，成一家之学。”（《直斋书录解題》卷三）^⑩陈振孙说《春秋分记》“时有所论发明”，并非虚语。上文所引述的“蜃炭”注例，可为明证与力证。

而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皇太子朱标（1355—1392）因春秋时期史事纷杂，就要求侍臣以《春秋分记》为模板，重编春秋史著。于此，宋濂（1310—1381）有专门记载：“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华殿，命侍臣讲读《春秋左氏传》，既而曰：诸国之事杂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见，曷若取《春秋分记》而类入之？《分记》，眉人程公说所述，有年表、世谱、名谱、世本、附录等类，颇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书。”^⑪

清四库馆臣说：“（《春秋分记》）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公说当异说垒兴之日，独能考核旧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见，以杜虚辨之口舌，于《春

秋》可谓有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⑫在四库馆臣看来，《春秋分记》似乎较两宋其他《春秋》学著作高出一筹。

晚清民国时期，杨守敬（1839—1915）、熊会贞（1859—1936）疏证《水经注》，书中征引《春秋分记》十二条^⑬。“前修未密，后起转精”，《水经注疏》之征引《春秋分记》，是对《春秋分记》地理考证部分的充分肯定。

其实，除体例的创新、编排的合理、内容的精审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作者学养的深厚。兹谨以其论历法为例。

王应麟（1223—1296）尝引刘恕（1032—1078）《通鉴外纪目录》：“杜预《长历》，既违五岁再闰，又非归余于终。但据《春秋》经传，考日辰朔晦。前后甲子不合，则置一闰，非历也。”（《困学纪闻》卷六）^⑭言下之意，杜预（222—284）《春秋长历》问题很多。于此，程公说深有同感，并且还分析其致误原因。《春秋分记》卷十九：“（《长历》）于隐元年正月朔则辛巳，二年则乙亥。诸历之正皆建子，而预之正独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则改易闰余，强以求合。故闰月相距，近则十余月，远或七十余月。其误不待辟而审矣。大抵东周历法既乱，而预之为历，不辨典要，委曲迁就，求以附会，而失滋甚。”《春秋分记》卷二十一：“杜预牵合《左氏》，而顿置两闰以为《长历》，诡听骇俗。”因此，刘羲叟（1017—1060）“起汉元以来为《长历》，《通鉴目录》用之”（《困学纪闻》卷六）^⑮。

颇为遗憾的是，《春秋分记》虽有刻本与抄本传世，但一直没有整理本（新式标点校勘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春秋分记》价值的发挥。自2018年以来，笔者费时两年有余，试对《春秋分记》进行全面整理，希望能为读者和学界提供一部方便使用的整理本。这是笔者的一份学术职责，也是对乡贤的一份敬意。

（五）不足

《春秋分记》作为一部煌煌九十卷的大部头著作，其疏漏与错误实属难免。兹举以下数例为证，分别说明其疏漏与错误。

先说疏漏。《春秋分记》遍引《春秋》经文、《左传》传文和杜预注文，但也遗漏了一些重要条

文。如卷七十九《次国第一》的莒国部分,上下文摘录了《春秋》襄公二十年的向之盟、襄公二十三年的齐侯袭莒,却偏偏遗漏了《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冬天的沙随之会。诚如古语所云,“智者千虑,或有一失”。

次说错误。四库馆臣说:“燕则有录无书,盖原阙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4]714}此语不甚确切。《春秋分记》的《世谱》部分确实没有燕国,故程公说特注“燕阙”二字(卷十六)。但其他部分有关于燕国的内容,如卷二十九《疆理书第五》有“燕地总说”与“燕地释名”,而卷七十二则为专门的《燕世本》。比较遗憾的是,《燕世本》的系年是有问题的^⑩。

三、《春秋分记》的著录与版本

(一) 著录

《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可谓传承有序。兹谨略述如下。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分记》九十卷。”^{[2]68}

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春秋分记》九十卷。”^[1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三《经籍考十》:“《春秋分记》九十卷。”^[13]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程公说《春秋分记》九十卷。”^[14]

明朱睦㮮《授经图义例》卷十五:“《春秋分记》九十卷。程公说。《春秋分记》四十卷。程伯刚。”^[15]笔者按:《授经图义例》将程公说与程伯刚误作二人,故分别著录二书,实误。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十一:“《春秋分记》九十卷。”^[16]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九一:“程氏公说《春秋分记》。《宋志》九十卷。未见。”^[17]笔者按:四库馆臣据“未见”二字断言,“明以来其书罕传”,又举顾栋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以为佐证,“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体例多与公说相同。栋高非剽窃著书之人,知其亦未见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4]714}。

清于敏中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春

秋分记》四函四十册,宋程公说著。……共九十卷。”^[18]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春秋分记》九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宋程公说撰。”^{[4]714}笔者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书名写作《春秋分纪》,误。

清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二:“《春秋分纪》九十卷。宋程公说撰。此本从影宋抄本传抄,宋讳皆阙笔。昭文张氏旧录附《例要》。宋淳祐三年刊。袁漱六有旧抄本。”^⑪笔者按:《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将书名写作《春秋分纪》,误。

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九:“《春秋分纪》九十卷。宋程公说撰。”^⑫笔者按:《皕宋楼藏书志》将书名写作《春秋分纪》,误。

(二) 版本

《春秋分记》最早的刻本,是淳祐三年(1243)的宋刻本。淳祐年间,程公许知袁州,以秘府所藏本与程子壬保存的书稿相互参校,于袁州郡斋刊刻《春秋分记》九十卷。这是《春秋分记》最早刊行的版本。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说:“宋淳祐三年,程公许守宜春刻是书于郡斋。”^[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七说:“淳祐三年,其弟公许刊于宜春。”^⑬参照游似《春秋分记序》、程公许《春秋分记序》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准确的^{[4]714}。

对于宋刻本《春秋分记》,《直斋书录解题》《读书附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都有著录。

自此以后,历代皆有递藏与著录。元明清三代,内府均藏有《春秋分记》。根据清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记载,内府收藏的《春秋分记》共计四函四十册,“卷中多有元时铃用官印,且于首尾纸背用红字条记,系大德十年(1306)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奉中书省取备国子监书籍”,是“宋刊元印之本”。该本书前有《御制题宋版春秋分记》诗一首,并有乾隆铃宝。该本后收入《四库全书》,是为《四库全书》本。

今世所见的唯一版本,就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卷二十七说,“此本出扬州马曰璐家”,“内宋讳犹皆阙笔,盖从宋刻影抄者”^{[4]714}。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本是抄本。

笔者独立承担整理的《春秋分记》(“巴蜀全书”子项目),所选用的底本就是《四库全书》本。

注释:

- ① 本段引号内的文字,均出自刘光祖《程伯刚墓志铭》。墓志铭载《春秋分记》书首。另,本文所引《春秋分记》及其相关文字(提要、序、墓志铭等),均出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春秋分记》,文中不再一一注明,特此说明。
- ② 关于程公说的著述目录,本文所依据的是刘光祖《程伯刚墓志铭》。
- ③ 说明:有的工具书将程公说的籍贯误作“宣化”。如,(1)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468页;(2)傅平骧等:《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44页;(3)《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编委会编著:《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5页。
- ④ 宇文绍节,字挺臣,成都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人,为张栻外弟。
- ⑤ 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全祖望补本)。
- ⑥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爱日精庐藏书志》《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南宋楼藏书志》《经学辞典》《儒学大辞典》《诸子百家大辞典》《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等均误。
- ⑦ 以上所引两则《周礼》经文,分别见《周礼注疏》卷十、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⑧ 以上所引《周礼》经文和注文,均见《周礼注疏》卷三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⑨ 所谓“同情的理解”或“同情之了解”,是带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学说。参看彭华:《“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
- ⑩ 关于燕国历史文化的全貌与系年,请参看彭华:《燕国八百年》,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 ⑪ 见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 ⑫ 见陆心源《韶宋楼藏书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⑬ 御制题宋版《春秋分记》作“乾祐三年刻梓”,实误。

参考文献:

- [1] 许肇鼎. 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M]. 成都:巴蜀书社,1986.
- [2]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3] 盛博,编. 宋元古地图集成[M]. 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8.
- [4] 纪昀,总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5] 杜预,注. 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 司马迁,撰. 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史记(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9] 宋濂. 宋学士文集·卷第六十·春秋本末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酈道元,注. 杨守敬,熊会贞,疏. 水经注疏[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11] 王应麟. 困学纪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赵希弁. 郡斋读书志·附录·读书附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 马端临. 文献通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4] 脱脱,等. 宋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 朱睦㮮. 授经图义例[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 曹学佺. 蜀中广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7] 朱彝尊. 经义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8] 于敏中,等.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燕朝西]